

吟啸徐行

邹萍 著

写出我身边平凡财政工作者的品格、良知和追求，记录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财政支出管理的改革和变化。



人
民
出
版
社

吟啸徐行

邹萍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曹 春 陈佳冉

封面设计：笑 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吟啸徐行 / 邹萍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

ISBN 978-7-01-012262-5

I. ①吟… II. ①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6615 号

吟 啸 徐 行

YINXIAO XUXING

邹 萍 著

人 民 大 学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18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2262-5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上小学三年级时，偶然一次，老师看中了我写的作文《记一堂手工劳动课——补衣服》，郑重其事地将它抄成大字报贴到黑板上在全班讲评了一番，由此激发了我的虚荣心，使我对写作的兴趣空前高涨，从此越发卖劲儿地搜索枯肠堆积词藻无比认真地写作文。

初中毕业后到农场当知青。艰苦的劳动中，时有一些事触动我心。一次冬闲在黄河水淤过的池塘里挖藕，我穿着高腰胶鞋，两脚深深陷进淤泥，想挪一步都很困难，常常是拔出了脚而鞋还陷在泥里，必须用手提着鞋帮使劲往外拽才能一并拉出鞋来。挖一锹泥，粘在锹上半天甩不掉，好不容易甩掉泥，转头一看，挖出的那个坑又被旁边的泥淤平了。忙一上午，累得哼哼哧哧，弄得满身满脸泥点子，却仅挖出一小堆残藕断节。劳动果实就在眼前，想把它收进筐里竟都这么难！感触深切，回去我就写下一篇《挖藕有感》，登在连里小报上，不少知青战友看了都深有同感。后来，我在连里办过小报、编过诗集。再后来，我被调到农场政治处搞宣传。农场有 27 个连队，我

们经常到各连队采编生产学习信息，写报道、编诗歌，定期列印农场小报并发送各连，忙得不亦乐乎。印象最深的是，三九隆冬，在农场清淤疏通河道的挖河工地上，白天，我们光脚站在漂浮着大块冰凌的河水里挥锹挖河；晚上，我们在河堤上临时搭建的四处漏风寒窖般的帐篷里不知疲倦地写文诌诗，战地宣传搞得热火朝天。

1977年高考上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省财政厅。面对新的工作，我再没工夫想别的，一门心思，将那点有限的勉强能称做“特长”的写作知识都用在了工作中，以尽可能把公文写得简明扼要、条理清楚、所提意见和建议能被领导采纳为奋斗目标。

然而，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一些具有戏剧性且富有情趣的情节和联想感悟总在不断地打动着，让我不忍割舍，使我难以忘怀，于是，写作成为我的业余爱好。一年半载的，我会写上一两篇，把印象深刻的事情记录下来。因是有感则记，无感不发，我的业余写作也就时断时续稀稀疏疏，三天打渔两天晒网，20多年过去，掰着指数数，一共也没写下几篇。我天天热衷并更多撰写的是：预算编制说明、决算分析报告、追加单位预算审核意见、财务管理制度、请示、报告、工作总结和业务论文等，洋洋洒洒，成堆成摞，自己看了，还很有点成就感。

2003年，为解决两地分居，我调动工作到了新单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人品要被重新认定，能力要被重新认可，业务水平要重新证明。机关工作中，没有多少明确的标准和严

格的评价体系，也少有我能做而你做不了的工作，不像股市操盘，你赔我赚，绩效分明；也不像气象台预报天气，准确与否，一目了然。在机关，从某种程度上说，人际关系和自我展示能力可能比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更重要。机关讲究按部就班，积极主动工作并不一定被认可，有时还有越权越位之嫌。写作又悄然回到了我的生活中。

我希望通过我的笔，写出身边平凡的财政工作者的品格、良知和追求；记录下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财政支出管理随之进行的调整、改革和变化；记下生活中我的所思所悟和我的感动。当然，干什么总要吆喝什么，我从不忘记为自己的本职工作——行政事业单位决算大声疾呼，为它长期不被重视的地位，为它没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为它抱玉藏珠却关在深闺人不识的境遇。

因本人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书中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3年1月

目 录

自 序	1
“老师” 杨克己	1
组长王新德	6
财务处长王蕾	13
厅长胡树理	21
行财工作记忆	25
这时与那时	51
——我经历的行政事业单位决算 30 年变迁	
挖掘“金山”	58
——谈行政事业单位决算数据的分析利用	
部门决算不再沉默!	64
——谈部门决算公开	
解读部门决算	72
探讨建立《部门决算评价指标体系》	82

米 兰	97
行车如人	100
北航绿园	104
学拳练剑	108
光阴似箭	113
独往独来	115
“富婆”的烦恼	117
临时“总管”毕总	123
导游阿美	130
一对“山核桃”	134
裘皮大衣	140
参 悟	144
景德镇画碗	148
开车与乘车	153
蒸包子	156
学国学	160
知青岁月琐记	165
热水瓶	187

也说官场之道	193
人在官场	199
再读《冯谖客孟尝君》.....	203
出国考察杂记	206
又到国庆放假时	214
养生之道	219
设身处地	222
送 礼	225
不怕输 输不怕	230
父 亲	234
母 亲	244
母亲的星期天	253
大嫂刘平	257
雷博士的审美观	263
鸡宿眼	267
抓 鸡	270
家庭轶事	274

“老师”杨克己

杨克己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从省总工会调到财政厅的。说起来，我比杨克己还早到财政厅好几年，之所以称他为“老师”，是因为他虽是解放初的老大学生，调来时也已年近半百，却没有什么职务。那时我们十几个人的处只有一正一副两个处长，与现在行政机关里几乎人人都是处级，科级干部成为“凤毛麟角”的行情大不相同。我们这些 20 多岁的年轻人，总不好意思当面管处里那些比我们大十几二十几岁却又没有职务的老同志叫老这老那，于是便一概都称之为“老师”，杨克己自然也就成为“杨老师”。但私下说起来，我们还都是老杨这老杨那的，顺口。

老杨来时，我们行政事业财务处事业组的办公室里已有四个人，四张桌子两两相对靠北窗摆了一溜儿，一头接东墙，一头靠西壁，桌满为患。老杨来后，他的桌子只能摆在东南墙的一个角上，人坐南朝北，旁边，一排文件柜贴南墙一直摆到了门口。

老杨在靠墙的那个角落里似乎很自在，他不喜欢与人多交

往，一张桌子八不靠，正好。老杨烟抽得厉害，一根接着一根，幸好他桌子上方东墙上有一个窗子，算是天然排风扇，使烟雾能够自然排出，于他人并无大碍。他喝茶也喝得厉害，茶壶里经常是水少茶叶多，而且喝法特殊，不用杯子不用碗，一把紫砂小茶壶直接对着嘴喝。平时，老杨坐在角落里，边抽边喝边喝边抽，自成一统自得其乐。

我们办公室原来除我以外有三位老同志，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左右，其中两位是军转干部，老杨一来，成了学历最高的老同志。当时正值拨乱反正、尊重知识重视人才之时，不久处里就把重要的文教卫事业费交给了老杨管理。

接手工作后，老杨没请别人给他介绍分管单位的财务管理情况，也没向谁请教过任何问题，只是找来这些单位的决算报表，足有半尺多厚的一大摞，然后就是整天坐在那里埋头看报表。他从决算汇总表翻到基层单位报表，又从基层单位报表翻到汇总表，天天就那么不厌其烦地翻来覆去，不时还在本子上记点什么。烟雾缭绕中，他一看就是几个月。

那时我常纳闷，老杨总这么看呀看的，都看些什么呢？决算报表又不是小说杂志，枯燥无味不说，还整篇整页满是黑压压密密麻麻的蝇头数字，看着就叫人眼晕，总看个什么劲儿呢！办公室里从没谁这么下劲儿地这样看决算报表的。通常的情况是，忙忙碌碌几个月把决算汇总上报后，大家都猛松一口气：可算搞完了！然后把报表往柜子里一锁，拉倒。可老杨，竟这么拿它们当宝贝！

几个月后，老杨终于看完了那摞决算报表，和分管单位初

次交涉，就不同凡响，单位所有收入、支出、结余、会计核算、财务管理、预算执行情况什么的他都了然在胸，说这他这清楚，说那他那明白，甭想对他有任何敷衍塞责糊弄应付之处，最后，他还不紧不慢井井有条地给单位提出了一连串需要改进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叫单位的同志暗自惊异刮目相看！审预算、批决算老杨也都是行家里手，他业务精湛公道正派实事求是从不徇私情，分管的单位都对他尊敬有加。后来，当我经过多年的工作磨炼从一个新手变成了一个老财政，也常埋头于浩繁如海的决算数字并深知其中之奥妙时，我的眼前，仍常浮现出老杨在那个烟雾缭绕的角落里埋头翻看那一摞决算报表的身影。

遇到处里学习或开会，老杨一般都是闷头抽烟，不大开口发言。对领导，老杨也是敬而远之，不召不见，不问不说。但在关键时候，老杨又总能站出来仗义执言，从不顾及谁的脸色。这一点很对我们年轻人的胃口，叫我们心里都暗自佩服。

那时候，机关逢年过节搞福利常常是分实物，不是分几条鱼，就是分几斤肉，再就是分几个西瓜什么的。分配这些东西从来不用秤，总是采用简易的扒堆法，处里有几个人就扒出几堆，当然，这就免不了各堆之间会有些多少不一、优劣的差别。每逢这时，有的人总是早早到场，在扒好的堆里东转转，西挑挑，他们挑剩下的，才是我们小年轻的。老杨从来不是这样，每次分东西他都去得较晚，随便拿起离他最近的那一堆东西扭头就走，不管好坏和多少。于小事处见精神，这让我们对老杨更有好感。

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老杨亲切热情、毫无架子，无论谁有难处找到他，他都尽力帮助。一次，处里一位小年轻的亲属来省医院住院看病，夜里突然病危，值班医生调不来专家，眼看病人危在旦夕，小年轻急得六神无主，夜里两点多跑去敲老杨家的门。老杨闻讯，二话没说爬起来就跟小年轻跑到了医院。半夜三更，老杨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才找到医院院长，立刻安排了专家进行抢救，终于使小年轻的亲属转危为安，拣回了一条命。我丈夫大学毕业后用几年时间写了一本专著，因年轻没名气，在省里找不到出版社出版。北京一个出版社愿意出版，但因为是专业书籍销路有限要求个人资助 5000 元钱。我的天！那时我们两个人一月的工资加起来不过 100 来元，5000 元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上哪儿找去？老杨知道后，千方百计帮我们借来了资金，使书得以顺利出版。后来，当丈夫成为业内骨干学者，多家出版社向他约稿，出书再也不是问题时，我们始终念念不忘的，总是老杨。

老杨的名字叫杨克己，能给儿子取名为克己的父母，显然不是目不识丁之辈。但在讲究阶级斗争和家庭出身的年代，老杨纵能克己，终难复礼，家里也是夫唱妻不随，缺少修身齐家之和谐。老杨身材瘦小，精精神神，做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啥事都讲究个秩序。他的妻子高且胖，没多少文化，说话粗声大嗓的，在公园里当工人。老杨和他的妻子就像是两条道上跑的车。我们曾去过老杨家几次，他家里总是乱糟糟的一片，连像样的家具也没一件，与办公室里天天被老杨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净利落的办公桌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在他家时，有时

他的妻子就跟他拌起嘴来，逢到这时，老杨闷声不响只管低头抽烟，让一团浓浓的烟雾包围住自己。常常，早已下班了老杨还呆在办公室，和我们这些一天三顿吃食堂以办公室为家的年轻人为伴。老杨是个很精明细致的人，讲究生活质量和品味，但他的生活显然没有什么质量。

老杨退休后，身体好，人缘也好，被一位曾在厅里工作现已下海经商的年轻人聘去发挥余热。一次回郑州时我去看他，他一人一间办公室，收拾的窗明几净，南面窗台上摆着一黄一紫两盆菊花，花朵硕大，在阳光照耀下舒心适意地开着，满屋子都弥漫着淡淡的清香。闲聊中，我知道他的两个孩子都已参加工作并成了家，常回来，很孝顺；他已不怎么抽烟了，每天晚上散步，生活很有规律。从老杨轻松的话语里，我感到他过的很开心，是改革开放给老杨提供了和谐的环境和宽松的心灵空间。老杨业务精通、工作敬业，到哪里都是一把好手，在这里也深受老总的信任和重用。过了几年，我又回郑州，听说老杨已病重住院，急忙到医院去看他。谁知赶到病房时已是人去床空！急问正在收拾病床的护士，说是老杨半个小时前刚刚过世。

老杨去世好几年了。我离开财政厅也已有多年。但无论何时想起老杨，我心中都有一种亲切感。老杨业务精通，耿直正派，为人仗义，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总能尽心竭力相助，他用行动无声地影响着我，告诉我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从工作到人品，杨克己都是我的好老师，我不会忘记他！

2009年1月

组长王新德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毕业分配到省财政厅。当我跟着处长踏进行政事业财务处事业组的门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组长王新德。他那亲切和蔼的笑容和热情伸出的大手，令我记忆犹新。握着他暖暖的手，我原本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下来。从此，我和组长一个办公室桌对桌面对面一坐就是近 10 年，直到他离休，而我也由一个初出校门的学生成长为行财处副处长。

行财处是财政厅支出管理的主要业务处，管理着省直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行政事业单位（后财政部门内设机构调整，该处一分为四，成为四个处）。处内设制度、省直行政、事业财务三个组。事业组业务范围最宽，管理着文教卫、工交商、抚恤和社会救济等八大类支出，并负责省级文教行政单位年度预算安排和决算汇总、全省专款追加和全省决算汇总等综合业务。组里算上我一共四个人，王新德是事业财务组的组长。

组长出身农家，20 岁参加解放军，从解放战争的战场转战到抗美援朝战场，在部队后勤保障部门一干就是 15 年，60

年代中期转业到财政厅。他身上既有部队干部的严谨和认真，又有邻家大叔的宽厚与和气，在他领导下，事业组一室融融。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庆幸组长有“组长”一职可供称呼，从而避免了口称“老师”的尴尬。毕竟，机关又不是学校，总一口一个老师地叫着算啥事儿？随着我称组长为“组长”，处里一千小年轻也都一口一个“组长”“组长”地叫起来。说实在的，“组长”真不是个什么正经官衔，而且听起来官职小的不能再小，但组长左一声右一声地应着，十分顺溜。而对处里另外两个组的组长，我们都不敢造次，还是言必称老师。

我刚到事业组时，正赶上审核省直单位年度决算，工作十分忙碌，每天一上班，各个办公室里的算盘声就噼里啪啦响成一片。那时没有计算机，也没见过复印机，数据汇总靠算盘，报表一式几份靠复写。组里的老任和小尹负责审核分管单位的决算，组长负责复核和汇总，我新来乍到，审决算暂时插不上手，就帮着组长复写报表和打杂。

有趣的是，过不了一会儿，办公室里算盘的和谐奏鸣声就会被组长打断：“小任儿，刚改过的数你怎么又填错了？”虽说“小任”的年龄已50岁出头，但仍不耽误组长一口一个“小任”“小任”地叫。

“哪里哪里？我看看！”“小任”边问边一阵风似的从我身后的办公桌跑过去。看后，他把眼镜扶扶正，自我解嘲道：“噢——，是写错了。不行了，老眼昏花啦！”

再过一会儿，又听组长叫起来，“小尹，你这个家伙，怎么数字搬搬家就不是这个数了！”

“是吗?”小尹一边应着一边忙走过来看,然后按照组长的指点一一改正过来。

一个上午,他们俩这样来来去去要跑上好几趟。我在桌对面看着,一面觉得好笑,一面在心里暗暗打定主意:以后若让我审核决算,就决不让组长再找出一个错!

决算汇总后,组长把一式五份复写全套决算的任务交给了我。已知组长工作之严谨认真,我丝毫不敢马虎,不仅将阿拉伯数字按规范的斜体写法写得一丝不苟,而且力争每页数字不写错一个、无一处修改。我复写一页校对一页,几十页报表复写完成后,把它们装订得整整齐齐交给组长。组长照例又一一进行核对和检查,完了,他抬头看看桌对面的我,笑着拍了拍面前的那叠报表说:“好!不错!”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财政体制由“统收统支”向“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俗称“分灶吃饭”)调整变化之时,省财政要将各项收支基数和专项经费分地市算账下划。基数下划对地市来说可是非同小可,有如娶媳妇或嫁闺女,有着一次定终身的重大意义。为科学合理地划分基数,组长设计出一套详尽的支出基数下划算账测算表,有按照各地市行政事业单位编制人数、实有人数和各项支出定额测算的人员经费基数表;有按照各地市人口总数、财力情况、历年专款安排情况和诸多应考虑因素计算的专项经费基数表;还有近几年各地市决算支出情况表等。为填这套表,我们几个翻资料、找数据,拨拉算盘算了一稿又一稿,天天忙得不亦乐乎。对各表的测算结果,组长又参照相关资料对各种因素所占比重进行了反复调整。